

# 温州萧江水闸、夏桥水闸调度饱受诟病

# 平阳:万亩稻田年年被淹

记者 梁国瑞

本报讯 近日,记者跟随省“五水共治”督查组在平阳县调查发现,萧江镇主干河道沪山内河的几条支流,干涸见底、河床裸露。而在此之前,当地已经连续下了近一周雨,其他河道河水满溢。为何会有如此怪事?

记者深入了解后发现,萧江镇两大主干河道沪山内河、萧江塘河上,分别建有夏桥水闸和萧江水闸,两座水闸建在平阳境内,却由苍南县管理。当地镇村干部及群众反映,“开闸、闭闸全由苍南说了算,并不征求平阳意见,我们要水的时候没水,不要水的时候拼命来水。影响灌溉还是小事,更严重的是,萧江境内上万亩稻田几乎年年被淹受灾。”

青龙村村民陈士权十多年来一直承包250多亩农田,种植柑橘、大棚番茄,“我们这里地势低,只要河水一满,或者下大雨时水闸又不开,田地就被淹,年年如此。”去年10月,番茄刚种下去,接连3天被淹,让他损失数十万元。陈士权介绍,不仅是他的承包田,附近的张家山村、垵浦村、后林村、前门头村、胜光村等地,2000多亩农田都存在这种情况,“水淹时间一长,番茄会烂,橘树会死。”

河浦村紧挨着苍南,沪山内河从村里流过。村支书黄云桥对村里河道“时涨时干”习以为常。“每年台风季,或者下大雨,村里的750多亩地就会经常被淹。”黄云桥说,水一满,村民就来找村里,要求开闸放水,“我们找了几次镇里,后来才知道,这事不归平阳管,就只好通过私人关系,去苍南那边说人情。”

这种情况不只河浦村独有。黄云桥对附近村庄做过了解,“河埠村、永门村、棋桥村、后垵村、前



青龙村村民陈士权介绍承包田被淹情况。 梁国瑞 摄

村也都临近沪山内河,离水闸较近,只要水闸一开,河水的水马上就会干;山下垵村、下汇村、毛家处村、江边萧村、兰花桥村、三桥村都临近萧江塘河,这些村经常严重被淹。”

萧江镇副镇长吴胜介绍说,萧江地处鳌江流域南港片江西洋平原下游,地势低洼,是洪涝重灾区。“全镇4万多亩农田,常年受影响的有1万多亩,其中萧江塘河流域4600多亩,沪山内河流域6000多亩。”

沪山内河、萧江塘河在鳌江入江口分别建有夏桥水闸、萧江水闸。老夏桥水闸建于1967年,2012年新闻投入使用,萧江水闸则建于1998年。“自1981年平阳、苍南行政区划调整开始,水闸就归苍南调度管理。什么时候开闸、关闸,事先并不与我们沟通。”吴胜说。

记者随后来到夏桥水闸。闸门启闭记录表显示,8月20日,闸门于6时开启,20时闭闸,“不开不开,我们听苍南的调度,那边通知开,我们就开。”看管水闸的金立挽告诉记者,“一般开闸四五个

小时,河水就会放干,上面没通知,我们还会继续开着。”这正是督查组当日看到河床干涸裸露的原因。从8月16日至20日,水闸已连续放水达5日。19日甚至开闸两次,上午放水3小时,傍晚开始又放水8小时。

萧江不少群众向记者抱怨说,上游苍南境内的桥墩水库,以及入江口两个水闸的调度,没有充分考虑平阳的需求;而萧江地势低洼,已经成了苍南的蓄滞

### ■ 短评

## 上下游需协同合作

“五水共治”讲究一个“共”字,这不仅指“五水”之间的协同治理,地区之间特别是上下游之间的协同合作,更是题中应有之义。

萧江镇上万亩农田常年受淹,固然与其地势低洼有莫大关联,全部归咎于水闸管理,恐怕有失公允。但是问题的解决,怕是不能光靠平阳一地。

洪区,“水闸开闭全由他们管,这种管理现状直接导致的后果是,萧江片区的防洪排涝,平阳已经完全失控”。群众也普遍质疑,目前这种管理调度方案是否科学,对于中型水闸,除了听指挥以外,管理员还需要有丰富的调控经验,知道何时该开闸或闭闸。

就在今年7月26日,萧江镇政府向平阳县水利局递交申请报告:“两座水闸的开放调控直接关系到萧江镇的防洪排涝工作,同时现时期处于干旱期,如未科学合理地安排水闸开放时间,将直接影响到萧江镇区域内农作物灌溉,造成群众损失严重。恳请县水利局与苍南县对接协调,将夏桥水闸、萧江水闸管理权划归平阳县。”

萧江镇的类似报告已经打了多次,而平阳县水利局也早在五六年前,就开始不断向市水利局提出水闸管理权问题,“沪山内河和萧江塘河都是市级河道,涉及到两个县域的防洪排涝,却由一个地方控制,这显然不合理。最好应由两地共同管理,或者直接由市里统一调度协调。”县水利局负责人说。

桥墩水库、沪山内河、萧江塘河以及入江口的两座水闸,构成一套防洪排涝的水利体系,承载着苍南、平阳两地防洪排涝以及保供水的双重任务。我们希望,两县可以充分沟通交流,或由市级层面进行协调,形成上下游区域一体化的“五水共治”机制,实实在在地解决民生难题。(梁国瑞)

### 民情同期声

## 石滩去哪了

杨振华

五水共治,轰轰烈烈。很多人感到欣喜,儿时戏水的欢乐,不时得以重现。但我却依然心伤。石滩呢?河里的石滩不见了!

小时候,我们喜欢“兴修水利”,扒开水闸,新挖一条“水渠”,引水流改道;或者堆石头“筑坝”拦水,制造“小瀑布”,又或是在远离水流的石滩上,挖洞打井。在溪滩里,捡拾各种形状的石头,乐此不疲;水面宽处,站在石滩上打水漂也是一大乐趣;还会有巨石横在溪里,攀爬甚至企图撬挖推动巨石,带来征服的快感。

生长在山区,我的童年暑期,很多时间泡在溪里。如今,孩子渐渐长大,当我想带他下水,找寻我儿时的乐趣时,却发现一切都变了。石滩不见了,形状各异的巨石也消失了。河道被清理平整,一道坝,拦出一汪平静的水面,水底沉积物渐多,小朋友再也不能随意跑到河床中央去玩乐戏水。

其实,早在去年夏天我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。但我一直没勇气呐喊。毕竟,疏浚河道、拦坝蓄水,在水利建设上有其必要性,不能因为没了石滩、少了乐趣,便对水利工程大加讨伐。然而,一年里,目睹越来越多的石滩在陆续消逝,我觉得是时候站出来疾呼了:请保护原生态的石滩!

河床上石滩的存在,是一种自然状态,移走石滩,是对原生态环境的破坏。令人愤怒的是,很多地方挖掉石滩,并不是真正为了清理疏浚河道、修建防洪工程,而是疯狂地用来采砂制砂,而像样的巨石,则被当做风景石转卖。

如今,不少流经城镇的河段,石滩都已不复存在,河道平整,水面宽阔,波光粼粼。但自然的石滩,丰水时被淹没,枯水时露出沧桑面容,人们又可以在石滩上嬉戏亲水,不更是一道充满生趣的自然风景?

为了孩子,请留下一些石滩吧。

### 图说新闻



8月25日,武义新童谣大赛落下帷幕。全县734名小朋友通过方言情景剧、拍手歌、快板等形式,生动地向市民们讲述治水好故事。 温君凯 徐贤飞 摄



8月26日,宁波北仑区小港街道总工会将200余只“职工急救药箱”送到辖区170余个企业车间。 吴晓鹏 索向鲁 沈静萍 摄

### 市县速递

## 玉环 跨越千里消解民忧

本报讯(记者 李鹤琳 县委报道组 詹晓霞 林剑啸)对在外地务工的人来说,回老家给孩子上户口,着实是件费时费力的麻烦事。然而,在玉环打工的湖北咸安人唐东英,却觉得此事一点也不难。前不久,唐东英带上孙子的出生证明、儿子儿媳的结婚证和户口本等材料,来到玉环县青岗镇外来人口便民服务中心。咸安在玉党支部书记王棋收下后,给她做了个登记。最多15天,唐东英就能在玉环领到小孙子的户口本。替唐东英“跑腿”的,是玉环县

外来流动党支部跨区域代办服务人员。玉环现有30多万外来人口,与本地人数量相当。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千里奔波返乡办理一胎生育证、小孩上户口、农医保开户等日常审批事项难这一问题,2013年以来,玉环县发挥外来流动党组织的地缘优势,坚持适销对路、两地联动,依托外来流动党员服务站,探索推行授权本地审核代办、流出地派员上门代办和返乡集中代办等跨区域代办模式,使外来务工人员享受便捷、节支的代办服务。

## 龙湾 严令禁止节庆贪腐

本报温州8月26日电(见习记者 陈小向 区委报道组 黄日聪)临近中秋、国庆两个节日,温州市龙湾区近日针对每一个党员干部,下发了“12道禁令”,确保党员干部廉洁自律过节。记者从龙湾区纪委获悉,该区下发了《关于在中秋国庆期间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通知》。

《通知》内容除了严禁用公款送月饼等节礼;严禁违反规定收受土特产、礼品、礼金、有价证券、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等,还要求各纪检监察机构要随时督查,在紧盯收受实物的同时,对以提货卡、预付卡及异地提取等形式用公款送节礼的行为,露头就查。

## “台州发布”昨上线

本报台州8月26日电(记者 穆哲)“台州发布”网络平台今天正式上线。

据了解,“台州发布”将着力打造台州最具权威性的网络发布平台,即权威的党务政务信息发布平台、权威的热点事件回应平台、权威的民生信息服务平台。“台州发布”网络平台开设权威发布、权威解读、权威资讯、权威回应、权威报道等栏目,前期先行推出“台州发布”政务微博、微信(新浪微博、腾讯微博、微信)和“台州发布厅”政务微博集群。“台州发布”由主发平台、市直部门发布、各县(市、区)发布及市级主流媒体官方微博、微信集群组成,20个市级部门成为首批上线单位。

## 让漏网之鱼无处可藏

### 查访札记

记者 蒋勇

近日,记者跟随省“五水共治”第4督查组验收椒江区垃圾河整治情况时发现,车水马龙的大桥旁搭建了20余间棚屋,作为生产生活用房。经调查核实,这些棚屋属个人私搭乱建的违法建筑。事后,督查组开具“督查意见书”,责令这些违法建筑限期拆除。

当前,省“五水共治”督查组分赴各地全力做好治水督查的同时,还对前一段时间督查的“三改一拆”工作进行“回头看”,以便将“三改一拆”向纵深推进,这是巩固前期成果

的一种有效做法。因为治水拆违过程中难免留有死角,为了不让违法建筑成漏网之鱼,同时防止新的违法建筑出现,各地多举措并举,攻坚克难,切实做好治水拆违工作。

前不久,记者跟随省“五水共治”督查组在瓯江沿线支流督查时发现,临河而建的两处违法厂房虽被依法拆除,建筑垃圾也被及时清理干净,但河道堤坝边的工业废渣依然原封不动地堆放着,倘若遇上山洪暴发或几十年一遇的大水,河道水位上涨后,这些工业废渣势必影响河道水质,给当地“五水共治”带来隐患。

有一家临溪而建的铸造企业,因工业污水直排河港被当地

有关部门勒令拆除。然而,当省“五水共治”督查组工作人员来到该厂时发现,厂区内依然机声隆隆,污水横流且直接排入清澈溪水之中。这时,十几名正在上班的职工聚集在一起,纷纷议论:若拆除厂房,员工怎么养家糊口?省督查组工作人员要求当地有关部门推荐这些员工到附近企业就业,但对这家工厂要毫不手软地进行整治拆除。这充分表明,治水拆违,不能讨价还价附加条件,更不能抱有侥幸心理、等等再说说。

各地在治水拆违过程中,要不折不扣地严格执行省委、省政府的部署要求,大力宣传治水拆违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,是民生所求、民心所向,也是地方党委、政府的职责所在。各地要通过自查、互查、督查等多种途径,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违法建筑和垃圾河、臭河、黑河等,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治水拆违的良好氛围,让漏网之鱼无处可藏,从而使治水拆违工作更全面、更深入、更彻底,为“两美”浙江建设奠定强有力的基础。



## 德清农民投身有机农场——

# “慢生长”的馈赠

### 走山乡话发展

记者 陆遥 通讯员 赵方正

本报讯 雨后,一大片绿油油的共生稻田还沾着露珠,奶牛在牧场上悠闲漫步,连片的钢架大棚里种满了蔬果,远处的茶园生机勃勃……在德清莫干山脚下的劳岭村内,一家有机农场吸引了周边游客的注意。

“农场目前投资5000多万元,一期项目的2000亩土地经过3年的休耕期,在还原土地的同时也确保了有机。”浙江义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企划部经理郑福珍介绍,“我们的产品有3个理念:选用本地种子,自己堆肥留种,将有机蔬菜本地化,另外因地制宜利用周边设施。将‘资源—产品—废弃物—再生资源’作为生态循环链,让农场资源利用实现最大化。”

58岁的钟建民是劳岭村的村民。2011年,他听人说有家企业要来村里承包土地,搞有机农场,还不

理解。“什么有机,不会是骗人的吧?不打农药,不用化肥,水稻能长得好吗?”带着这样的疑问,2011年4月,他成为了义远有机农场的农夫。

现在,他已经是这里的“资深员工”。平均每个月工作28天,耕作、除草、喂牛,各种岗位游刃有余,和这片共生稻田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

“农场之前‘荒’了3年,听说是为了改良土质。我们种了紫云英,在花开得最盛的时候翻进土里作绿肥,还原了我小时候的种植方式。”钟建民说,过去的土地都很肥沃,随着化肥农药的滥用,植被逐渐被破坏,土地也失去了活力,正是这种原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,吸引他来义远有机农场工作。

“古语道,立秋处暑耕作忙。这段时间连续大雨,还好小苗在我们的精心照料下,仍然健康茁壮地成长着,只要苗儿长得好,新的希望就不会少。”这是义远有机农场生产管理部经理杨金波发在网上的“农夫札记”。

找到“农夫”的时候,这位黝黑而质朴的年轻人,正认真查看着自



前来义远有机农场蔬菜大棚体验农事的孩子们。

己刚培育的小番茄盆栽。杨金波大学学的是农业,谈起专业来头头是道。“我们的800亩稻田选用特殊的共生模式,将鸭、蛙、蟹、鱼和水稻一起养殖,再引流莫干山的水源灌溉,它们为水稻除虫施肥,增加水的溶氧量,让水质更加温和,生长环境也更加健康。工业时代‘攫取—制造—废弃’的线性生产系统,带来的是不可逆转的毁灭,而自然的道德体系从来都是保护、关爱和不断地投资未来。”

“按照2000亩面积来算,一般农场只要10到20个工人就已足够,但我们最多时雇了200多人,带动周边一大批农户就业。”杨金波举了个例子,“面对稻田杂草,一般都是洒酒除草剂,我们却雇了很多人来手工除草,人工成本自然要高许多。”所幸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,虽然产量不高,但去年收获的鸭稻共生米特别甘香可口,营养丰富。除了有机农场的经营和农业领域的开拓,义远生态农业还将生态有机理念深入至生活的各个层面。每年,义远有机农场的会员都会进行体验活动,现场参与农事体验,不知不觉地将有机概念带入生活。